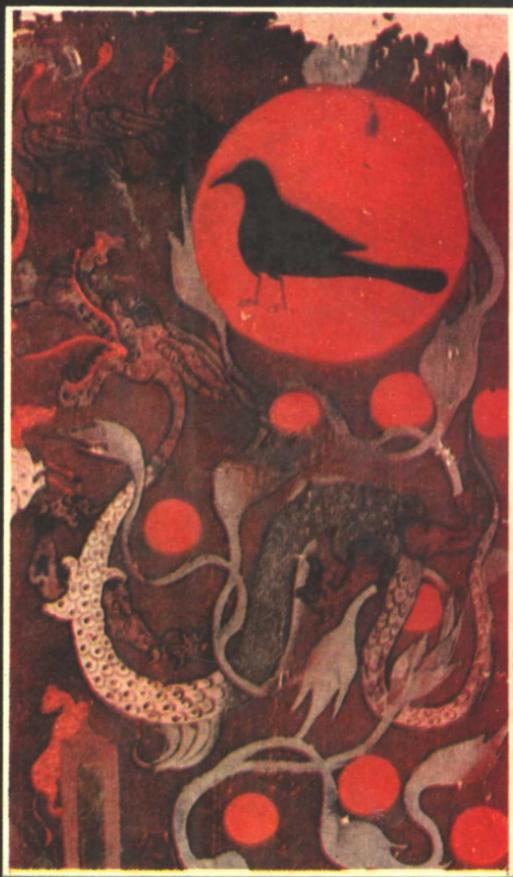


中国神话通论

袁珂著





中 国 神 话 通 论



巴 尚 書 訖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设计：饶克海

中国神话通论

袁珂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5 字数270千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90册

ISBN—80523—480—9/I·191 定价：8.00元

序

文学这根琴弦把古今神话有效地沟通起来了：积数十年的学习和经验，终于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虽然并非高深，可是我却冥冥摸索探讨了几十年，今天才能较有把握地明确地将它说出。

神话固然不单纯属于审美范畴的文学，但神话的第一属性，却是文学，然后才是宗教以及原始先民用神话思维去探讨的其他多种学科：如天文学、地理学、哲学、历史学、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卫生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神话在其产生之初，即在原始社会前期的活物论时期，是以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此时宗教的观念薄弱，文学的含意深厚，因而我们说神话的第一属性是文学，文学是和神话有生俱来的。

尔后，到了万物有灵论时期，人类开始有了灵魂的观念，同时相信万物也都有灵魂，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术等宗教活动中，神话不自觉就成了宗教的奴仆，它身上便会沾染上许多宗教迷信的杂质以及用神话思维横向发展作科学探讨的变形学科的杂质，它原先固有的文学光辉在此时期自然便会隐而不彰了。

但是，神话继续向前发展，终于还是会逐渐从混沌形态的多学科综合体中分离出来，首先是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而还它固有的文学的本来面貌的。从神话发展的主线看，神话之所以为神话，是因为它姓“文”（文学），不姓“神”（宗教），并且也不姓“综”（多学科综合体）。我经过多年研究整理神话的实践和反复思考，才得出如上所说的结论。

固然，我们须要周密细致地研究处于混沌形态多学科综合体中的神话，因为原始神话的绝大部分是在这种状态中展示其存在面貌的，不这样不得神话之真。然而我们还须放开眼光，上下探索，看出神话的本质，始终在于文学，在于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这是从人类心灵深处流露出的审美的因素，精神的升华，全世界人民都能在这当中找到他们共同的语言。不看到本质上是文学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河中上下贯通，非仅限于原始社会的某个阶段（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不能得到神话之全。既真且全，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并向群众推广的神话。

我提倡广义神话，广义神话就是放开眼光探索神话在整个历史行程中发展状态的神话。它一点也不排斥古典派学者对神话在发生时期所作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无宁说正是这些辛勤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丰富了它的内涵。广义神话只是除此而外，还扣紧神话的文学本质，上伸下延，从它真正起源的时期，一直注意到它发展演变以至于今的时期，既见其真，兼顾其全罢了。

多年来我对神话所作的研究整理工作，是比较侧重于神话的文学属性这方面的。在工作的开始，也并没有什么高瞻远瞩的认识，只是暗中探索，偶然契合，神话的这根文学的琴弦无形中导

引着我自上达下，以至于今，使我能纵观神话发展的全程，并且使我似乎有些豁然贯通，明白了广义神话和神话本身的文学属性并行不悖的道理。回顾以往所走的道路，虽仍有些小周折，但是总的趋向自信尚无大谬。

《中国古代神话》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继此书的简本之后增订出版的文学体的神话专著，以整理为主，研究为辅，夹叙夹议，将中国古代神话的大概面貌比较有系统地勾稽出来。书出版后，国内外的反应还不错：国内除商务印书馆而外，又经高等教育出版社及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重印了数版，国外则先后曾被翻译为日本、苏联、韩国等几国文字，闻世界语和英语的翻译也正在进行。我知道这并不是此书学术造诣高深的表现，只不过是神话中原有的文学琴弦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召募了无分地域的中外读者，使他们对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中国神话感到了兴趣。

但那是一部连缀神话资料碎片加以演绎使成为故事的书，虽然夹叙夹议，究竟是叙多而议少，重在整理而不重研究。只有当所集资料或有阙佚、或前后矛盾抵牾时，才由作者从叙述中探出头来，说几句他是如何弥缝、安排这些资料的，一般只是埋头叙述，不作惹厌的饶舌。在整理过程中，时时感到有些神话的团块（即集零散神话资料为一团的较大的构件），值得对它们作些较细致的梳扒和较深入的研究，而这种题外的论述，却是故事书中发挥不出也不适宜在故事书中发挥的。此念梗隔于胸，几经世事沧桑，不觉便过了将近二十年。

是十年动乱的末期，大的风暴已经过去了，还有些小的风浪时起时伏，但已和我干涉不大。我只把我关在穷巷的一间小屋

里，做些人笑其痴的《神话词典》的编写工作。然而资料来源相当困难，编写工作也就只好时作时辍。本书的初稿，就是在编写《词典》停工待料的间隙中勉力完成的。初名《中国神话漫谈》，子目概论二十，分论八十八，合共一百〇八，适符梁山好汉之数。虽然解决了些神话团块中存在的问题，却也厌其丛杂琐碎，无心更作清理，便弃置至今，一晃又是十二三年。

现在各项工作，大致已了，家居稍暇，又将它从书橱中检点出来，翻看一遍，觉得也还有些意思，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补充，让它从研究角度来探讨中国神话的整理问题，使二书能互相依存，并行不废。因而又费了数月的心力，补充，删汰，修订细节，边抄边改，调整概论子目为十二，分论子目为八十七，合共得子目九十九：不充梁山好汉之雄，但存《易经》“未济”之实；又易原拟的书名《漫谈》为《通论》，取贯通而论之的意思，本书的面貌和微旨就大略在于斯了。抄改既毕，聊费数句，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单位予以出版，让它对爱好神话的莘莘学子多少有些帮助。

——1989. 9. 24. 于成都。

目 次

序.....	1
概论之部.....	1
一 从《山海经》谈起.....	1
二 神话的起源.....	6
三 神话与宗教.....	12
四 神话与仙话.....	16
五 历史人物的神话.....	22
六 通向文学的神话.....	27
七 中国神话发展的途径.....	32
八 零散的中国神话.....	37
九 中国神话的散亡与整理.....	42
一〇 中国神话的特色.....	47
一一 少数民族的神话.....	52
一二 研究神话的初阶.....	59
分论之部.....	66

一	世界的构成	68
二	造物主	69
三	盘古与盘瓠	73
四	女娲的功绩	76
五	婚姻之神的女娲	79
六	女娲与伏羲	82
七	天梯	87
八	伏羲与燧人	90
九	廪君与盐水女神	95
一〇	填海、追日	98
一一	断首、触山	102
一二	归墟五神山	105
一三	发现药草的神农	108
一四	炎帝和他的后裔	111
一五	炎帝诸女	114
一六	黄帝和昆仑山	118
一七	视肉、离朱	122
一八	神国最高统治者	125
一九	黄炎之争	130
二〇	炎帝与灶神	133
二一	战神蚩尤	136
二二	黄帝神话的仙话化	140
二三	黄帝制器	144
二四	蚕桑的神话	147
二五	牛郎织女	151

二六	牛女神话的近亲和旁支	154
二七	少昊鸟国	158
二八	少昊神话的西移	160
二九	颛顼“绝地天通”	165
三〇	人神之间的颛顼	168
三一	疫神帝颛顼	171
三二	“《山海经》所有怪物”	175
三三	帝俊的出现	179
三四	创造发明者	183
三五	“使四鸟”	187
三六	帝俊、帝喾和舜	191
三七	始祖的诞生	194
三八	尧射日及其他	198
三九	沉湮的丹朱神话	203
四〇	舜服野象	206
四一	“鸟工”“龙裳”	210
四二	舜的亲属	214
四三	羿射日除害	218
四四	“十日”始末	222
四五	羿“射河伯，妻雒嫔”	225
四六	河伯杂评	229
四七	嫦娥奔月	232
四八	西王母	236
四九	仙人不死	240
五〇	逢蒙杀羿	245

五一	尧洪水	248
五二	神国的叛逆者	251
五三	禹承父业	257
五四	禹逐共工	260
五五	助禹治水的诸神	264
五六	无支祁	267
五七	涂山氏	270
五八	禹游历九州万国	274
五九	大人国和小人国	277
六〇	长寿国	281
六一	异形国和异稟国	284
六二	神性英雄的堕落	288
六三	益与启的斗争	292
六四	有穷后羿	295
六五	孔甲畜龙	299
六六	空桑中的婴儿	302
六七	成汤伐夏	306
六八	桀与妹喜	360
六九	傅说星	313
七〇	羑里之囚	316
七一	太公遇文王	319
七二	武王伐纣	323
七三	纣与妲己	326
七四	穆王西游	330
七五	徐偃王	334

七六	“糜弧其服”	337
七七	苌弘之死	341
七八	仙人王子乔	343
七九	老子与关令尹喜	347
八〇	眉间尺	350
八一	韩朋鸟	354
八二	鲁班的传说	357
八三	秦始皇	361
八四	蜀开国者	365
八五	杜宇与鳖灵	368
八六	五丁开路	371
八七	李冰斗江神	375
参考书目		379

概论之部

一 从《山海经》谈起

研究中国神话，如果不首先从《山海经》着手，那简直可以说是无从谈起。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神话的特点，是材料零碎散乱，东一处西一处保存在浩如烟海的古书里，搜集匪易，辨伪尤难。假如一开始就把精力耗费在盲目的搜寻材料中，那决定会乱流失津、劳而少功的。而《山海经》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方便：《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虽然也很零碎，却比较集中，并不十分散乱，是它的优点之一；所有神话材料，都接近神话的本来面貌，篡改的地方绝少，是它的优点之二。有此两个优点，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神话，必须先从此书着手，大致将此书弄通了，然后再谈其他。

先说此书的性质。书名“山海经”，根据我的研究，“经”不是“经典”的意思，而是“经历”的意思；“山海经”，就是“山和海之所经历”或“所经历的山和海”。从其外貌结构看，好像是一部地理书，所以目录学家多把它分在地理类，但这并不妥当。后来又有通达一点的学者将它改列在小说类，从文学的角

度看算是比较妥当了，但对它的真实性质仍然没有认识得太清楚。直到本世纪初1923年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才对《山海经》的性质作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盖古之巫书。”用了一个“盖”字，是探讨拟想之辞。经我初步研究，觉得“巫书”之说，大致可以落实，连“盖”字也用不着了。《山海经》之为巫书，除鲁迅所举“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一点而外，我还可以举出以下四点，做为补充。

一、《山海经》记载巫师活动的地方很多：《海外西经》有巫咸国，说登葆山是“群巫所从上下”，即上下于天的地方；《大荒西经》有灵山十巫，也“从此升降”，即升降于天；《海内西经》有昆仑山巫彭、巫抵等六巫，“夹窾麻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大荒南经》有帝舜的后裔巫戴民，“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海内南经》有“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观其所为，孟涂也是个巫师。

二、《五藏山经》诸篇后所载祀神典礼及祭物，皆为巫术活动的具体表现。兹录其一，略见一斑：“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勾柵、风雨、魄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毛（用）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用）一璧。干餚，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三、神话和宗教关系密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巫以记神事。”巫为什么要“记神事”？“神事”者，神话的别称也。在我们是把神话当作文学欣赏的对象，在古代则是宗教重要的内涵。《山海经》所集神话材料独多，正足见它和中国的

原始宗教——可以权称之为巫教——关系的紧密。

四、“山海经”旧称禹、益所作，当然绝不可信，并非事实。但如果说处于原始社会的禹、益是实有其人，而他们的身分又都是酋长而兼巫师（尤其是禹）的话，则可说此书的大部分神话内容很可能是由禹口授给他的徒辈再一代代承传下来的。由于后来的附益，连口授神话的禹，也成了书中的神话人物了。旧来巫师作法，有一种特殊的步态容止，称为“禹步”，这也可作为在后人悬想中禹曾经为巫师的一证。

根据鲁迅先生所说以及我补充的几条看，《山海经》的性质是巫书，大致没有什么问题。

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其内容便是由于古代巫师若干世纪的承传附益积累、再由不同时期巫师群中的不同作者（可能还有才士文人参预其事）将它们笔之于书这样成就起来的。古代的巫师，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甚而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浅薄无知的。一切文化知识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是说，一切文化知识都要通过巫师的手进行传播。因而在这部书里，除神话传说外，还涉及到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历象、动物、植物、矿物、医药、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等等，真可以说是一部奇书，一部古代人们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虽然全书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为什么以神话为主的一部巫书竟会包括那么多学科？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原始时代原始先民通过神话思维刻印下来的痕迹。所有探讨认识的这一切，都给蒙上神话或宗教的色彩。有些探讨认识，仍是正确的，那就成了科学的萌芽。《山海经》里记叙的神话，就是居于混沌形态综合体中和多种学科发生关系的神话，这正是原始状态或接

近原始状态的神话，而不是从综合体中蜕变出来经过修改润饰的文学化的神话（虽然由于记录者文字手段高明，在某些段落中，已初步具有了文学的意味），因而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山海经》记录的神话，大都属于泰勒所说万物有灵论的神话，可以分为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原始社会父权制时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三个阶段。

作为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的神话，有《大荒西经》所记的女娲之肠化为十神的神话。这个神话把作为女性开辟神的女娲的形姿大略勾画出了一些，但要观其全貌，还得参考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女娲的最大功业，乃是在于造人和补天两件事，这都属于开天辟地性质的工作。盘古是众所周知的开天辟地大神，而这位男性的开辟神，却是直到三国时代才见诸记载的，可知其起源之晚。盘古“垂死化身”，化为山川草木、日月风雷等，而经所载女娲之肠，化为十神，却早已启其端倪。又女娲和伏羲本是配偶神，而盘古据有的学者说，乃是伏羲的音转。如所说无误，则其因神话的流传演变、使女性开辟神让位于男性开辟神的迹象，更是显明可见。除此而外，《北次三经》记叙的精卫填海神话，也当属于这个时期的产物。《中次十二经》记叙的洞庭山帝之二女神话，《海内北经》记叙的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二女神话，这两对女神，也只有产生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才能具有那么重要的神格。至于《大荒南经》记叙的羲和生日，《大荒西经》记叙的常羲生月，羲和与常羲，虽然神格极高，却是作为“帝俊之妻”而生日生月的，那当已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在神话上的反映了。而作为大祖母的女神，则当统一在如《归藏》。